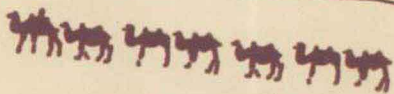


富平浪迹

张峙体 著

朝歌古都学会
二零一零年三月



富平法迹



作者简介

张峙体，字矗尘，一九二五年生，曾用名：富平。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，先后曾担任教员、农业技术员、淇县人民政府科员。曾编导过《闫梅英》、《社长的女儿》、《南海长城》和《沙岗村》等剧。离休后，曾参与编写《淇县文化志》、《淇县戏曲曲艺志》。又因书法成就被河南省书协聘为理事，其书法作品曾荣获红军杯二等奖、九六年全国美术书法精英奖。二〇〇七年曾编写了《民间礼俗》一书出版。

《富平浪迹》读后感言

燕昭安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曾和张峙体同志一起工作过两年，编写《淇县文化志》和《淇县戏曲志》。我们一起到各大学图书馆查资料，下乡访问老艺人，吃了不少苦，但也长了不少知识，增加不少见识，与张峙体同志也结成了忘年交。

张老师八十多岁高龄，坚持每天读书写字，难能可贵。他的回忆录尽管文字还显粗糙，结构也不尽合理，内容也不够完善，但读来非常真实感人，那平实的叙事，细腻的描写，事件的传奇色彩，给人一种阅读享受。比如他写奔赴新疆路途中的经历，写六个难兄难弟在地窖里度过的除夕夜；比如他写无端受批挨打后欲轻生的经历，写逃难到新疆，弟弟无法收留哥哥，而自愧地流着眼泪抽自己耳光；写兄弟、兄妹之间在苦难的岁月那种深情厚意，读来让人动容使人唏嘘不已。书中的有些细节，非常有趣，有着非常强烈的时代感，比如写兄弟爱儿子，儿子生病好些时，高兴地用手捧着儿子拉的屎让人看：你瞧，硬实实黄蜡蜡的，真的好了……舐犊情深的形象跃然而出。

张峙体老师在他那一代人中，算得上见多识广、学识渊博的人，他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，从小闯关东，下天津卫，北京学徒，百泉读书。但是，他偏偏生不逢时，遇到了谁有文化谁吃不开的年代，因此他的一生又是多灾多难、艰难困苦的一生。挨打、受批、逃难、流浪，甚至住监狱、戴脚镣，曾经几

次痛不欲生想一了百了……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到如今，政府对他彻底平反，享受离休干部待遇，历史证明他受的那些苦难，完全是冤屈的莫名其妙的。他的那些经历，再过若干年，说起来人们会不相信的，就像是虚构的故事。这是一代人的悲剧，一个时代的悲剧。

因此，我觉得《张峙体回忆录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，它能让我们从中悟出许多，得到许多。让我们不忘过去，更加珍惜现在政通人和、社会安宁、经济发展、人尽其才、物尽其用的大好时光，让我们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。

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五日于朝歌

目 录

第一章 旧时的记忆

一 我的父亲.....	1
二 当保长.....	2
三 广结江湖艺人.....	3
四 文化启蒙.....	4
五 我的童年.....	5
六 土匪的出现.....	6
七 初出远门.....	7
八 在父亲身边.....	8
九 东北的特产.....	10
十 在北平.....	11
十一 师训班.....	12
十二 淇浚师范班同学名册.....	13
十三 百泉农专.....	13
十四 参加革命.....	14

第二章 坎坷的年代

一 思德农场——安阳整风.....	17
二 一小篮玉黍籽.....	18
三 我当戏剧导演.....	19
四 淇县人民剧院.....	19
五 生活会.....	20
六 演出意外.....	20
七 剧团被盗.....	22
八 下放回家.....	24
九 文化的重生.....	25
十 名角风采.....	27

十一 成功演出	28
十二 平反复职	29

第三章 新疆纪行

一 车上惊魂	31
二 艺不压身	33
三 哈密登记	33
四 奔赴农场	35
五 当上中队长	38
六 挖地窖子	39
七 逃亡迷途	40
八 意外失火	40
九 挖甘草	41
十 风俗印象	42
十一 星期天的记忆	44
十二 维吾尔族的部分常用语	46
十三 地窖夜话	46

第四章 我的胞弟张富山

一 父亲的期望	56
二 艰苦的磨练	56
三 安身立命	57
四 子侄投奔	58
五 病逝朝歌	59

第五章 胞妹、姑母及其他

一 五十年代的女兵	61
二 不幸早逝	62
三 姑母悲剧	63
四 我的两位老师	64
五 文化名人李清堂	64

六 闫秀英简介.....	65
七 艺人黄建学.....	67
八 刘遗痕其人其事.....	68
九 风流才子海幹臣.....	68
十 赤虎口技.....	69
十一 马湾武术馆.....	70
十二 告倒马老帮.....	71
十三 兄弟争财的官司.....	72

第六章 大槐树的传说

一 一亿人的故乡.....	74
二 不同的文化遗产.....	75
三 民俗上的印痕.....	75
四 梦里萦回千百度.....	78

第七章 祭文底稿

一 甘棠遗爱碑文.....	80
二 彭孝楼悼词.....	81
三 黄建学悼词.....	82
四 祭张忠体文.....	82
五 祭亡友王风鸣文.....	82
六 耿新保祭母文.....	83
七 张新安逝世挽联.....	84
八 范新田博士祭母文.....	84
九 祭母文.....	85
十 祭文.....	85
十一 祭母文.....	87
十二 祭父文.....	88
十三 祭母文.....	88
十四 祭亡友王风鸣文.....	89

十五 淇园张氏族谱概况.....	90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八章 诗 稿

一 七律记载.....	91
二 赠赵乃秋表妹七律.....	91
三 复职有感.....	92
四 河北省任县吴家庄大队演出.....	92
五 地震有感.....	92
六 在“义马”矿演出.....	92
七 游龙门石窟有感.....	93
八 洛阳马金凤剧场演出.....	93
九 赴济源县站北演出.....	93
十 返 乡.....	93
十一 赞汤阴剧院牛师傅.....	94
十二 在河北省永年县席庄大队演出.....	94
十三 赞“粉佳人”老板王九清先生.....	95
十四 金兰盟词.....	95
十五 为李启福夫妇贺八十岁寿词.....	95
十六 悼常香玉联词择选.....	96
后 记.....	98

第一章 旧时的记忆

一 我的父亲

张信尧，字纯一，自幼贫寒，靠卖小盐，砂锅担挑度日，娶妻傅氏，是曲律村人。

姊妹四人他行三。大姑嫁汲县陈家，后改嫁李家。二姑是汲县沿淀街宋家。三姑与北京赵文茂结婚。据父亲讲：马湾老家住的三间堂屋是他趁农闲时挑土盖起来的。他十四岁就到汲县回民馆当学徒，学了不满三年就被卖壮丁到国民党军队当了一名炊事兵，次年趁军队转移时，开小差回到家乡，后又到淇县师范学堂（现一中旧址）当炊事员多年。

父亲的拿手佳作“烧牛肉”“焖饼”“水饺”，在淇县赫赫有名，烧鸡更令食客青睐。

他在卫辉桥北街赁了一间门面房，卖起烧鸡来，他的招牌是“清真回回独一处”专卖烧鸡。回民的肉食必须经阿訇亲自宰杀才能出卖，他的烧鸡特技是“脱骨”，鸡出锅后，你掂起鸡腿轻轻一抖，肉和骨都自分离了。你吃到嘴里香烂，越嚼越香，那时驻卫辉军官、军人常来购买。除在铺内吃足后，临走必定带回去一两只。他的鸡汤，每天下午三点定时出卖，每小勺五分（相当于现在的五角），门口排成了长龙，迟了就别想买到，生意做的非常红火。有时他们还在铺内请客，烧几样素菜边吃边喝。特别是节假日，食客盈门，来晚了就没有席位，生意十分红火。烧鸡的原料大汤尤为重要，当时，一些卖烧鸡的常有人说自己店铺的老汤一百余年了。那时没有冰柜和保鲜措施，这一百多年如何存放呢？其实，全是一种骗人伎俩。烧鸡之所以好吃，关键在于两点：一、作料，有八大味即：肉桂、木香、陈皮、大茴香、小茴香、麦芽、花椒、生姜等，这八样料用纱布包在一起，将烧鸡洗净，摆到羊蛋锅里（一种上下稍小中间肚大近乎圆形的锅），加水后，将作料放入锅内，大火烧开后，封火。停三个小时再用杓子捞出来，重新翻个过，这样下边的糖色就都能粘到肉上了。此时，用稀煤将火口

封一层，炉中用火通扎五个小孔，盖好盖子，以文火焖六至八小时，就算熟了，现卖现捞。此时的烧鸡掂起来轻轻一抖，就全脱骨了。

鸡爪那时是论个卖，嗜酒者，往往卖上十数个，拿回去两人对斟再好不过了。爪的骨节下酒者都嚼着下肚子了，俗说：“鸡吃骨头鱼吃刺”，还真是这样。

有一回，他封火留封口稍大了点，突然火苗穿出来了，顿时锅内鸡汤溢出，火苗骤起，迅速蔓延，如不及时扑灭，就能引起更大的灾难。在这万分紧张之际，我父亲掂一件棉袄迅速压住了火苗，幸免了一场火灾。事情过去了，我父亲越想越害怕，紧挨我们那一家是卖金银首饰的，右边这家是卖成衣的，一旦烧了人家咋办？这些忧思不断地困扰着他，不久，他得了个“搭臂疮”，此疮生在脑后正中间，用右手往后一摸正摸着此疮，故名搭背疮。第二天就停业了。

我们回到马湾后，找到皇王庙赵佩华表大伯，他是个老中医，很有经验，他用刀划开疮口，然后排脓、冲洗、敷药，最后是引流包扎，三个月后果然痊愈了。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情，时值日今记忆犹新。

二 当保长

当保长这个职位，一般人是难以称职的，按当时的局面，有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日本人甚至还有土匪，这几种人都要应付。如果应付的好，在哪边都能吃得开。因此，老百姓叫他这类人物是三开人物。

我父亲有个好的条件，就是国民党这一面的区乡长大都是县师范毕业的学生，他人熟好办事，倒也没有很受刁难。八路军是夜里催要粮食款物，父亲就利用亲戚朋友之便，转弯抹角给八路军也要搞到东西。而日方面必须给伪军走狗们拉好关系，三家谁也不能得罪他们。要说这份差事也实在难办，真是得多长几个头脸，否则就要叫老百姓吃亏。所好的是他干的时候，各方都是一帆风顺。因此马湾街张、王、李、赵联名为他办事公正送上一块金子横匾，上书“公正廉明”，锣鼓喧天，

悬挂门首。这三家凡来我村催要东西的，也都公认张信尧其人是个开明人物。老百姓在出力，出钱上大都是无多怨言也较能接受。因而，工作开展得也比较顺利。

1944年，日本人为防备共产党及其他抗日队伍，在县西大洼村附近从南到北挖起了大沟，名曰：封锁沟。这一任务下达，实在不好办，老百姓光愿出粮，出物。派人去挖沟时家家退缩，谁都不愿去，因为是那个地方是敌我交界处，十分危险，可是不去又不行。父亲没法，只好向甲长说，这次挖沟叫我儿张富平带队去吧，其他人由甲长们以摸纸条的方式确定人，最后出了20多个青年去挖沟了。到了那里以后，大家个个胆战心惊。日本人架着机枪，还不时地响一梭子弹，震得人头皮发麻。皇协军和翻译则丈量地段分派任务，要求限期完成。标准是沟深四米，须挖出水达到一米深为止，沟宽三米半。我们分了四米长，大家轮换挖沟，换班休息。日本人则三天两头来检查质量，走狗们也为日本人出谋献策故意刁难我们。因此，必须经常给他们送点礼表示表示才行。此沟挖了半月多，最后在结束时，那天日本军官带来了几十个人，翻译走狗在前面吆喝：“太君来了，各保派一名代表站到沟边上候检，其他人继续挖沟”。检查到石奶庙时，带队人忘了给他施礼就被拳打脚蹬，一直到打到沟下。大李庄的带队人怕挨打，未等日本人到跟前就先跳入水中。这一下可惹恼了鬼子，说必须得再上来才行，由于害怕挨打，几次爬不上沟来，日本鬼子大声嚎叫“八格牙鲁”，连打带队人几个耳光，最后一脚又踢到沟下。待轮到这时，更加慌忙不知所措，还没顾上施礼，也被打过两个耳光，踢到沟下。这是我亲自感受的日本人在中国欺辱中国人的恶劣行为。后来，才知给他们送的礼少了。20多天，几经送礼才算验收竣工。回家后，全村人为我们挖沟的人抱不平，但谁出头顶撞呀！这是60岁以上的人都经过的事实，有诗为证：日寇侵华，走狗横行，三光政策，事实证明。日本投降，锣鼓齐鸣，再不受辱，国泰安宁。

三 广结江湖艺人

当时黄河南北一带的艺人，经常慕名前来拜访父亲，如男坤角程沟，司鼓的老宋等人，长住马湾。那时的艺人绝大多数都爱戏如命并成为一种嗜好，一些人穷的连衣服都穿不上，还死守在一起靠卖戏糊口。父亲对当时那些和他来往的穷苦艺人，经常解囊资助，一来二去也学到了一些唱段。他爱说评书“西游记”、“小五义”等，冬闲时常在自家的草屋给大家说唱。

解放前夕，他主动腾出三间房子，组织了一班“板凳头戏”，演员全是本村的青年（淇县戏曲志有记载）。演的节目主要有：《大登殿》、《杨英买母》等，每晚吸引好多人来看，他说开展娱乐，可减少赌博，盗窃行为。

四 文化启蒙

解放后，父亲同继母在城内路东澡堂里院东屋开了个饭馆，专卖焖饼、水饺，夜里直到一、两点还关不了门，后又搬到戏院北边路西，招牌是“乡村饭馆独此一家”，原县委书记高孟常去吃焖饼，评论他做的味道好，卫生，合作化时归回民饭馆，他任主厨，红烧牛肉是他的拿手菜，真是外香里嫩，食而不厌。后来，我家的所有桌、凳餐具全部归了公家，分文未取。1958年二月他因病回到原籍马湾，与世长辞，享年76岁，生前遗言：葬在小斜路边，因此地紧挨路边，让过往的人都看到他的葬址。

他出身贫寒，姊妹众多，做过卖小盐、砂锅、等生意。做饭贯穿了他的一生，他根本未入过学门。但在学校做饭多年，他亲眼看到凡是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，个个都有个好的去处和前程。耳濡目染，他也深受“万官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影响。除了全力供我读书外，他还特别重视写字。他说一个人肚子里东西少点可以，字却是门面房、当头炮。他要求我每天课外必须写250-300字，不能中断或潦草，一旦发现马虎或写不够时，就得罚跪，还用小棍抽打，这一惩罚无论谁说都不给情面。就这样我坚持写了七个年头，写了约七十万字。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想起来这么辛苦的练字也没有白费，我十四岁时，就经常被人请去写对联、写墙上的宣传公告等，十七岁被

推荐到乡公所当录事。在我走投无路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我的一手还算可以的字救我一命，让我有碗饭吃。文革动乱中，十数年我未掂过笔，可由于功底扎实，晚年我又重操旧业，苦练书法，很快就又得心应手。后来，在朝歌竟渐有名气，自成一派，这些成就都是父亲教诲的功绩呀。

五 我的童年

张峙体（前名富平）字矗尘，生于1925年元月5日。现住淇县城关镇稻庄村，原籍西岗乡马湾村。

记得老家紧临淇河，往西有平坦的土地，旱涝保收。夏天可以到河里洗澡、捉鱼，冬天更是捕鱼的季节。村里有个人叫张信楷，他虽然并不吃鱼，却是一个捕鱼的高手。他知道冬天河里的临河树下会藏有很多鱼。那年冬天，他约了好多人下河抓鱼，但谁都不敢下去，只见他脱光衣服，一头钻入水中，双手抓鱼，抓住鱼就扔岸上，都是三斤以上的大鲇鱼。人们常说“鱼身上有火”，他也不怕冷，一股劲扔上岸的鱼足有一百三十多斤。用筐子抬了三筐，最后，他也只喝了一碗鱼汤。晚年时，他走路像个瘸子，不知是否因为经常冬季下河捉鱼的原因。

村西头原来有一座菩萨庙，坐南朝北高门台。台下左边有棵大树，那时就足有五搂粗，庙后有眼水井，张家人都在那里吃水，再往北走200米座东朝西有一间土地庙，每逢过春节，家家都要去庙里烧香磕头，祈祷保佑全家平安，而且街上都挂有灯笼和红绿彩纸条，颇觉热闹。按老辈人留下的风俗，各家各户在除夕之夜都要备有四菜一壶酒，派出一个人挨门坐坐，意味着一年来谁有啥隔阂，照面一说也就了事啦，此例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。

由土地庙往西走十几米，座北朝南有祠堂，门楼上悬横匾文曰：《张氏祠堂》。据族谱记载，已有536年。每逢农历十月一日（也叫鬼节日），由大会首置办酒席，凡我张氏族人家一人，都要到张氏祖坟前烧纸，中午祠堂聚会用膳，一般都是男人，最特殊之例，这家如无男人，外甥可以入席。饭前由家长宣布收支情况和下年的会首是谁，饭后放鞭炮送老祖归位。

我家往东尚有四户人家，他们距河边还有 80 多米。由于在河水长达六七十年的冲刷下，河床逐渐流失，再加上年年复堤，现在距河只有十多米了。

六 土匪的出现

我八岁时，就听老辈人在街头饭市上谈论土匪抬票，“票”指的是人。那些形形色色的怪事和传说，我听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光觉的有一种害怕的感觉。

当时我村赵家出了一名青年人，他平时好爬高下低，胆子颇大。他高兴的时候为大家表演在墙上走路，犹如在平地上一样。后来，他用布蒙上眼睛，肩膀上还扛个长石滚，在张氏祠堂围墙上来回跑。那石滚是碾麦用的工具，约一百五、六十斤重。祠堂围墙是用土垛起来的，上檐用石灰抹成半圆形状，又光又滑，可见他的功夫可不简单。他用一根竹竿撑地，一耸而上，就能上的二丈多高的土墙。平时也没有老师教，全是他自己练的，当时在许多人眼里，他就是个奇人，他的技能方远酌近的人都知道。但好景不长，他不知咋就染上了吸食大烟的嗜好。先是偷偷摸摸的吸，后来越吸越胆大。钱从哪来呢？偷！偷鸡、偷树卖了换海洛因抽。闹的老婆、父亲全家都不得安宁，把他用绳子捆起来锁在屋子里。他的烟瘾犯了能把绳子解开，将门摘下来跑出来去偷东西，简直对他没有好办法去惩治。后来三角屯出来个土匪头子裴八，闻讯他会飞檐走壁就把他收拢了，管他吸大烟。从此他就走上了抬票绑架人的道路。我村很快也发展了四个像他一样为匪作歹之徒，闹得不论穷户还是富户都是整天担惊受怕。为了躲避绑架，我同母亲去卫辉二姑那里居住。马湾一带光出去绑架人弄钱的不止二、三十人。这帮土匪都还装备有长短枪，经常出没在浚县一带。有一年接连出了几个大案，影响很大，当时在这一带驻防的国民党三十二军也震动了。为了弄清真相，据说一个师长曾化装私访两个多月，最后才将这帮土匪一网打尽，弄到卫辉监狱里。经逐个落实罪状，政府还出了个安民告示。那些罪犯一律就地砍头，然后用木匣装着人头，上书土匪姓氏，悬挂在卫辉府马市

街城门楼上。我还同母亲去看过，三十二军能深入虎穴为民除害，大快人心，他们的剿匪事迹广为流传。不过，从当时的历史来看，那些绑票的土匪除首恶者外，大部分也都是因各种原因造成饥寒交迫无法生活所致。

在解放前夕，马湾出现了一种传言：都说赵××没有死，现在贵州落户安了家，因为他在监狱里给什么一个官员治好了不治之症，所以获释了，被砍头的人并不是赵某。群众议论纷纷，可他家的后人并不相信，没有一个人出面去追查这事。转瞬四十多年过去啦，老辈人还在念叨这个事。赵家呢，总觉得上辈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没脸再去过问它了。这正是书本上讲的“一日行窃，终身是贼”，赵某死与活事小，给下一代子孙造成了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疤痕。

七 初出远门

三十年代末，我父亲在关外来信，叫我母子到东北共居，怎么去呢？事先联系好了，由汲县乘火车到北京，北京有我姑父赵文茂去接站。只是，我姑父与我母亲根本没见过面，没法，只好我和母亲都在衣服第二个纽扣上系一个红布条。现在想来，一定感觉好笑，可那时感觉并不以为然。下车后我姑父果然十分方便的一眼便认清了我们。

在北京，我们休息了两天后，姑父送我们由天津乘船到山海关。从未见过大海和轮船的我上船后感到十分新奇，到处跑着这里看看那里摸摸，眺望着波涛连连的大海，感觉异常兴奋。谁知，船开时的汽笛声可把我吓坏了，我不由得大哭起来。母亲把我拉到舱内紧紧地搂着我，从窗舷向外望去，只见天水一色，苍茫一片自己好像处在一种无边无际无根无底的冥冥世界，不由心中有着一种莫名的害怕，不自觉得又大哭起来。

我们对面，坐着一个和母亲年龄相当，面目慈祥的妇女。她一直在哄劝我不要哭，渐渐地我也停止了哭泣。只见她从包里拿出了一把香蕉，掰下几个让我吃，望着香蕉我却不敢去拿，还是姑父说：吃吧，吃了就不害怕了。这我才接过香蕉吃了起来。我吃香蕉，这也是头一次。印象中香蕉那酥软的口感

和那回旋满口的香气使我终生难忘。这么多年来，吃过的香蕉无数，但是，像那样一种香甜的感觉，再也没有过。

船到三海关时，我们下船，住进一家旅店暂时歇息时不知怎么不见了姑父，到处寻找也不见人影，这下可把母亲吓坏了。不一会，来了一个警察，警方让我们母子坐了一辆人力车，来到一个叫做公安处的地方，才得知我姑父被港口公安处扣押了。

因为我们母子是地地道道的河南老土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打扮，而我的姑父赵文茂则理着分头，鼻梁上戴一付金丝眼睛，身穿制服，脚穿皮鞋，说话是北京口音。警察看着怀疑，怕是拐骗行为故而扣留审查。我们到那里说明原委后，我姑父才获释。

八 在父亲身边

后我们又乘火车直到了绥芬河车站，父亲见到我特别高兴，将我抱起一举多高，说小子，在这享两年福吧。当时，父亲给我的的印象很是威武豪气。只见他穿的铁路服全是尼子料，身披武装带，腰褂东洋刀，脚踏马靴，还带刺马针。肩佩铁路肩章，头戴大沿帽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好不威风。住下不久，我就在车站学校上了学。

后来，我得知，父亲之所以能当上铁路督察员，这全是我小姑张信贞一手筹划的。因为她在王公馆家呆了四十年哪，王夫人闲谈中说有纷好差事，只要会立正、稍息、正步走就行，我小姑听在心里，他叫我父亲去试一试，它曾经年青时当过国民党的壮丁两年多，对一些军事操练和常识他都能应答如流，就这样王夫人写了封信，就立马上任了。每月有两次到天津执勤，其余全在站上维护铁路治安工作，这份工作在当时也是很受人羡慕的。

不久我的表兄陈宗元，也到那安排了一名路警，穿上了军装，果然也是威风凛凛的。表兄是我大姑的儿子，20多岁，他也是小姑叫他去的。恰在这时滑县有位老乡，叫张启运，他是逃荒到这里的。他有一个女孩三个男孩，那女孩都已够结婚的

二〇一〇年歲首
欲知千古事
須讀五車書
八五拙叟張峰誌

